

一匹布上的“百花”印记

越剧《云水渡》里的“染缸”之变

本报记者 王俊祿、段晋菁

“云渡水，云水渡。”12月14日，在一声声婉转唯美的越剧唱腔中，都市题材大型越剧《云水渡》在浙江柯桥拉开帷幕。

“传神真宝镜，写意大文章。”《云水渡》是绍兴“小百花”建团34年来首次尝试的都市题材。该剧紧扣柯桥高水平建设新时期“国际纺织之都”的发展脉搏，讲述了女主柯鸿带领天台印染厂转型升级的故事。

戏曲背后，是柯桥近年来积极抢抓印染产业转型升级和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两大省级试点契机，以“绿色高端、世界领先”为目标，打破坛坛罐罐、大刀阔斧改革，以印染产业集聚提升为抓手，着力整合集聚，强化创新驱动，推动印染产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实现从“铺天盖地”到“顶天立地”发展的一个缩影。

生死关口

一曲悠远的老版《十八相送》开场，像是绍兴小百花向先贤的致敬，更是贯穿全剧的一条暗线。当《梁祝》渐变为《云水渡》主旋律，在舞台丝绢氤氲与氤氲雾气中，时光返回柯鸿的梦境。天台集团董事长张天赐的归家路变成黄泉路，妻子柯鸿仍在倚门痴望。《梁祝》中墓舞台上告全剧终结，新剧中阴阳两隔却是崭新的开始——这是编剧兼导演李卓群的构思巧妙之处。

古今人何处不相见，天下事当作如是观。剧场之外，柯桥这座“布匹上的城市”，与世界各地的商业竞合，无时无刻不在上演。

【剧中唱词】
柯桥是纺织晴雨表，印染是服饰风向标。
国人衣柜每三件，就有一件自柯桥。
【剧中唱词】
衣食住行衣为首，国之重业领头羊。
轻工纺织如矩阵，织造染整齐顶梁。

【现实映象】
绍兴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纺织业历史悠久，2200多年前，麻布就已远销东南亚各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绍兴的纺织工业不断改革发展，形成了全产业链的现代纺织体系和“产品+市场”“产业+城市”的独特发展模式。

从河边布街，到商贾云集，位于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市场历经40多年的发展，已拥有21个轻纺城面料交易区，市场面积达390万平方米，经营户3万余户，经营品种5万余种，销售网络遍布192个国家和地区，日客流量达10万人次，市场群年成交额近2000亿元。

10月27日，创办22年的中国绍兴柯桥国际纺织品博览会，再次吸引了全球布商的目光。博览会首日，便涌入2万余名专业观众，吸引线上采购商25563人次，其中境外采购商5113人次。柯桥纺博会已经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打通智慧创意与智能制造、链接工业生产与美好生活的重要桥梁纽带。2020年1至10月，柯桥区实现大纺织产值830.4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52.5%。

会变色的“幻彩丝”、全消光粘胶纱……在近期举办的2020中国绍兴柯桥坯布纺织新材料展上，各种绿色、环保、功能化、特色化产品应有尽有，充分传递来自纺织源头的企业向心力与持续爆发力。

本报记者 李秀岑、白佳丽、刘惟真

海河以南、渤海湾畔，古老的南运河在此与田埂稻谷相遇，为天津小站镇这一面积不足64平方公里的土地，带来了悠长的历史泽养和富饶的农耕文明。小站地盘虽小，却早就声名远扬，19世纪末的“天津小站”是近代欧洲地图上唯一被标注的“中国小镇”，这里更孕育了我国第一个粮食作物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从“斥卤之滨”到“鱼米之乡”

丰收时节，清风微拂小站稻饱满的稻穗，层叠稻浪仿佛绘就出金黄的画卷。

开中国近代陆军肇创之先河的“小站练兵”，不单让一众风云人物从小站走进了历史的中心，对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自此让天津小站声名远播。

但对于京津两地的老一辈人，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北方人来说，小站还有另一风物珍宝留存于味觉之中：飘香于唇齿之间——质地优良的“小站稻”。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与渤海遥遥相望。因淮军盛字军在马新大道分设驿站，每20里设一大站，每10里设一小站得名。宋朝时期，作为宋辽边境，这一带结合军事防御和边界屯田，开始种植稻米。作为土生土长的小站人，现已78岁的津南区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退休编辑刘景周，用了大量时间整理、研究小站稻的历史。痴迷史籍的他写道：“海河右岸在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有垦荒种稻的记载。但当时这一带被认为是‘斥卤之滨’，地广人稀，河水经常泛滥。历代虽有垦殖，但旋兴旋废，一直得不到稳固的发展。”

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开始，农田水利专家汪应蛟、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徐光启以及清代水利专家天津营田局陈仪等相继在津南围田种稻，为小站地区改良盐碱地积累了经验。而在清朝接续种植的多年努力下，马厂至新城的河道终于得以开通，种稻用水问题得到了解决，原本荒芜的小站地区逐渐呈现出了“鱼米之乡”的富饶景象。

清末，小站迎来了关键性的两兄弟——周盛传、周盛波。1875年，李鸿章奉命兴修京津水利，作为淮军将领的周盛传专任京沽屯田事务，经其反复踏勘，以天津小站为中心，纵横百余里，开挖河渠、改



▲ 12月14日，绍兴柯桥区小百花越剧团演员在表演新编越剧《云水渡》。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环境之殇

故事中，柯鸿面对企业发展的重重危机，决意赴美求学，寻求振兴之道。

在关于企业发展与工业污染的讨论中，她深刻认识到绿色发展是印染产业的唯一出路。回国后，柯鸿积极响应政府印染集聚提升的号召，实施了搬离旧址、设备更新、工艺提升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带领全厂上下开启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剧中唱词】
看你双手指纹平似镜，淡得快要看不清。
听你咳嗽经年无药治，阵阵声声痛人心。
看你时常关关节与痛，难以久坐坐年轻。
休道寻常不足念，俱是染毒把入侵。
你看那排污口五色杂陈，你看那湖岸边鱼虾尸横。
你看那井底水苦涩难咽，你看那青山脚寸草不生。
你忍心亲手故园来葬送，这是生我养我的柯桥城。

【现实映象】
“蓄缸”“酒缸”“染缸”，是绍兴久负盛名的传统产业，其中“染缸”所代表的纺织业，多年来为柯桥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中国轻纺城”已成为柯桥的代名词。
但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张，纺织业的高污

染、高能耗、高排放模式，日益成为钳制行业可持续发展“命门”，要想走得更远，必须主动求变。

为更好构建起资源循环利用、能源梯级转换、产业持续发展、环境充分保护的循环经济链网，柯桥印染产业集聚区大力推进集中供水、供电、供热和污水、污泥集中处理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并强化实施以污水集中处理、废弃物综合利用等为主的68个循环化改造重点项目，推进共建共享、集成配套。

循环化改造项目实施后，柯桥区印染企业实现节约用地5205亩、节约用水7837万吨，单位能耗增加值由411.52元/吨标煤提高到3756.24元/吨标煤。集聚区内国际绿色先进设备比重达60%以上，印染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率达90%以上，并涌现出一大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资源效益协同提升。

回忆行业大变革，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双利感慨万分。他表示，集聚化发展带来的政策补贴和基础设施提升，让公司成功启动总投资达12亿元的智能工厂项目。这两年，公司的亩均效益大幅提升，眼下正谋划登陆资本市场。

转型创新

谈判剑的剑拔弩张、数据盗窃、专利剽窃等，全部用“歌舞演故事”；企业转型、环保争端、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等硬话题，就在几排转椅和情感铺

排中，精巧但不着痕迹地完成了叙事。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交织，播下了文化自信的种子。

【剧中唱词】
巨轮总有转舵处，前行难免起波涛。
粗制高仿频挤占，外商竟流屡触礁。
升级转型似迷阵，不做短板不偏航。
【剧中唱词】
千山万水全走遍，千言万语肺腑掏。
千方百计皆想尽，千辛万苦不屈挠。
直面时代与机遇，分叉路口立惊潮。

【现实映象】
11月，浙江省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综合评估报告出炉，在首批21个分行业省级试点中，绍兴市柯桥区纺织行业改造提升综合指数以129.8的高分位列第一。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纺织业一度被认为是污染产业、夕阳产业，甚至面临存续危机。在柯桥，经受环境整治洗礼，以及中美经贸摩擦、全球疫情连番考验，当地纺织业在压力下甩掉包袱和犹疑，不断夯实纺织全产业链竞争力。

浙江省印染行业协会会长李传海等业内人士表示，做强老产业，柯桥走的是绿色高端时尚化转型升级之路。2010年至2017年，柯桥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将分散于全区的212家印染企业整合成108家，建起绿色高端的滨海蓝印时尚小镇。



▲ 12月14日，演员在表演新编越剧《云水渡》。

春节前的那个“年关”，柯桥区相关领导记忆深刻，“每天都有人来求情，甚至半夜三更打电话哭闹。但我们转型升级的信心是坚定的”。

经过集聚提升，目前柯桥区印染企业全部落户滨海工业区，涌现了像迎丰、乐高等一批行业标杆企业、龙头企业，其中包括2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区总数13.7%。

柯桥区委书记沈志江介绍说，2017年以来，柯桥区再次抢抓印染产业转型升级和纺织制造业改造提升两大省级试点契机，重点立足空间整合、园区集聚、倒逼整治，大力推进印染产业集聚升级，加快印染产业跨区域承接，规范提升纺织印染配套产业，推动传统纺织印染产业向集聚化、高效化、集群化、时尚化发展。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印染产业集聚升级对整个印染产业改造提升的成效日趋凸显，2019年，全区实现大纺织产值1045.8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产值的51%。

在政府推动下，乐高印染、兴明染整、禾盛印染等一大批印染企业纷纷推行“机器换人”，走智能化发展之路。在标杆企业引领下，柯桥纺织印染企业不断加快智能化发展步伐。近3年来，柯桥印染企业累计投入技改资金达12.73亿元。以“互联网+”“大数据+”“机器人+”等新技术为主导的绍兴传统产业正释放新的生命力。

后，长期从事水稻研究，40年来，郑宝福一直是小站稻的“贴身卫士”。

“品牌打造要靠种子的科技含量。”郑宝福说，“我们每年都要引进10多个品种进行栽培，看看在天津生长的品质，每年收了之后要进行化验，这样才能选择好的继续种。”

如今，天津已成为北方稻区面积最大的粳稻种子生产基地之一，优质稻种不断销往江苏、辽宁、山东、安徽等地。

在稻香小站“听取蛙声一片”

稻耕不止步于农田。

穿越时光的小站镇，如今水波荡漾，白鹭成群。美景与文化，吸引来了远方的游客，也带动了乡村的振兴。

在小站镇区西北部有一个漂亮的钻石公园，园内有一个几十米高、外形呈钻石状的蓝色球体建筑，这就是小站稻展览馆，也是小站稻种植的“中枢智慧大脑”。

一走进小站稻展览馆，便感受到设计上的独具匠心，墙壁上仿古铜的浮雕再现了小站稻耕作历史，近3000平方米的展示区采用声光电技术以及图片、文字、影片、实物展示等手段，全方位讲述了小站稻发展历程。

“我们将以小站稻耕文化为核心，让游客走进小站稻‘大观园’，吃一碗香喷喷的米饭，逛一逛练兵园，在古街上购物寻宝，在星空下听取蛙声一片。”莒和通满怀憧憬。

2020年，小站稻种植系统入选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津南区文旅局设置了农业旅游线路，配合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建设，辐射京津冀地区，带动乡村全域旅游的发展。

刚刚过去的秋季里，56岁的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村民吕全乐每天都在忙着晾晒合作社收割的小站稻，深秋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稻谷上，是他最乐见的景象。“如今小站稻振兴了，小站镇也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高了，干活更有劲了，天天吃的大米饭香着呢！”

“民以食为天”，米粒虽小，意义却大。小站稻这缕缠绕天津人舌尖千年的味道，历久弥新，正在稻田里、餐桌上，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天津小站“稻”梦空间

赚钱。”

4年后，天津市委决定恢复和发展小站稻，至1980年种植面积恢复到7.28万亩。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提前通水，次年，津南区小站稻年种植面积稳定在6.5万亩左右，与清光绪年间盛字军屯垦的种植亩数大致相当。

“迂回数百年，直到天津提出小站稻振兴计划，小站稻才真正迎来新的发展。”郑加林说。

找回老天津人“舌尖上的味道”

走进秋天的津南区，极目所望，尽是一碧万顷的秧田与金浪翻涌的“稻阵”。

这里的老一辈人说，中秋一过，老天津卫最诱人的美食就是“稻米干饭，羊肉丸子”。小站稻焖到锅里喷香扑鼻，香味隔着院墙都能闻到，吃到嘴里嚼劲十足。

小站稻之所以好吃，不外乎“水肥土厚”。小站稻当年用水，靠的是马厂减河引南运河的“御河水”。“御河水”来自浊漳河，黄汤奔流泥沙俱下，黄泥内含大量氮磷钾等有机肥料，覆盖于稻田盐渍土壤之上，化碱为腴，成为小站稻的养命之源。而御河水沉积的土壤年渐厚，是小站稻保质的难能可贵的土壤层。这样的水土，才孕育出了“白里透香、油光发亮、粘香适口、回味无穷”的小站稻。

作为小站稻起源地和核心产区的津南区，具有“运河水、盐碱地、有机肥、气候宜、优良种”五大优势。

然而，小站稻也曾遭受环境污染之痛，一度失去了老天津人舌尖上的味道。

改革开放以来，小站镇村办企业、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兴建了一批天津最早的民营企业，这里的阀门产量占到全国销量的三分之一。到2017年，小站镇大小小工业企业达1200家，阀门、汽配、机械加工等行业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全城12条区级以上河道水体黑臭，严重影响了小站稻的品质。

“我们用一年多的时间，壮士断腕，‘阀门入

园’，关停了800家企业，整体取缔72家铸造行业的130个电炉，损失4亿多元、投资1.1亿元彻底联通全域水体，治理了89条黑臭水体。我们还实施了3200亩的绿色生态屏障建设任务，实现了从‘脏乱差’到‘美如画’的变化。”小站镇党委书记吕和通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好种子才能种出好稻子。

“垦坊香稻传千里，水源三百是珠玑。”小站稻作为一种杂交稻，优质基因来源广泛。北宋时曾以江淮粳稻为母本，韩国地区种植较多的则是红莲稻；其后也曾以韩国、日本的稻种为籽种。

小站稻米粒粒圆、微长淡绿、颗粒均匀、如冰似玉、晶莹甜糯、清香爽口、软而不糊、冷后不硬。“小站稻”曾是我国唯一以生产区域命名的水稻，又是全国第一个粮食作物地域性证明商标。

优质种源的培养让小站稻品质优化，生命常青。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察看水稻长势，了解水稻育种制种产业发展和推广情况。他强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良种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天津随后提出《天津小站稻产业振兴规划（2018—2022年）》，一场“种子研发升级行动”自此打响。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组织科研部门先后选育并审定通过了15个水稻品种，其中优质稻津源U99、天隆优619、金稻919、津川一号等米质达到国际一级标准。

天津市津南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种植业部部长郑宝福，1987年从天津农学院毕业